

黄循财：防备“新部落主义”在我国扎根 须尽力解决其中合理关切

杨浚鑫 报道
yeoch@sph.com.sg

在世界各地，人们根据各种身份标志，将自己划分为不同“部落”的现象已在本地社会出现。我国因此须承认和尽力解决各个“部落”的合理关切，但也要慎防我国政治建立在排他性的身份政治或“部落”忠诚上。

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与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针对身份课题联办的座谈会上，阐述新部落主义（new tribalism）和身份政治对社会构成的分化威胁，尤其是在像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社会。

他指出，部落意识在人类社会根深蒂固，在国家、帝国，甚至种族的概念还未形成前，就有了部落。但“部落”不仅是种族问题，其他身份标志也助长现代的“新部落主义”。如今在西方上演文化战争就横跨大量课题，从堕胎权到投票权，从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到接种疫苗与戴口罩。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混合亚洲三大文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却没有这些文明的悠久历史或本土文化，来将人们团结在一起。

我国也是世界上宗教最多元化的地方之一。黄循财说，如此

多元的社会能避免严重冲突并非偶然，而是建国领导人竭尽全力地采取措施来维护种族与宗教和谐，包括采取强硬但必要的行动，如对各沙文主义者授引内部安全法对付、以英语为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以及为公共住屋制定种族比例政策，以在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创造共同空间。

和谐状态始终处刀锋上 需不断关注和谨慎处理

这些举措之所以能实现，因历代新加坡人相信，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所代表的意义，超越了个人的部落本能与情感。黄循财

说：“这不是本能选择，也不是许多其他社会的自然做法。”

来自不同部落的人们在我国和平相处了超过半个世纪，但黄循财提醒，这样的和谐状态始终处在刀锋上，需要不断关注和谨慎处理。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连串种族歧视事件，就提醒我们不能将种族和谐视为理所当然。

黄循财指出，在当今高度互联互通的世界，始于西方的文化战争已在我国形成新形式的身份政治，超出我们熟悉的种族和宗教分歧。

处理这些新的紧张关系不意味着我们假装差异不存在。黄循财说：“相反的，作为起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身份政治的吸引力，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差异。我国人口中不同群体会他们有他们真实且合理的担忧与焦虑。”

例如，相较男性，女性继续承担不成比例的家务，在工作中获得的肯定也较少；残障人士无法如愿地充分参与社会；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LGBTQ）也觉得社会不接受他们，甚至视他们为异类。

“这些都是重要的关切。我们不能对任何一个群体说，他们的担忧是不合理或夸大的。如果我们要践行新加坡的建国精神，每个新加坡人都应在我国社会中

占有一席之地，不论他或她的背景、地位、种族或文化身份。”

他强调，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所必备的，我国不能以避免身份政治的危害为名，剥夺各群体自我组织的权利。“挑战是，在承认和尽力解决每个‘部落’合理关切的同时，不允许我国政治排他性地建立于对身份或部落的忠诚。”

至于如何避免部落主义和身份政治在本地扎根，黄循财提出四个建议，即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避免对任何群体形成刻板印象；延续我们愿接触、协作寻求互利共赢的天性；以及继续赋予所有新加坡人希望和拥有美好生活的公平机会。

**政府当公平中间人
不让任何人受排挤 刊第6页**

意识一生根社会妥协难达成

人类本能地寻找与自己相似的人，使得部落主义在世界各地兴起。然而，部落身份认同一旦生根，就很难达成任何妥协。情况只会螺旋式地恶化。新加坡人因此抗拒这个本能。
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与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针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座谈会上，阐述了部落主义(tribalism)的历史、它如何危害许多社会，以及部落与社会(community)的差别。
黄循财说，许多古代帝国都

我国须抵抗部落主义本能

黄循财指出，即使是单一民族社会也未能避免新部落主义。例如波兰人虽占人口的95%以上，但近年来，支持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LGBT)权益者，与反对他们的保守派之间对峙加剧，一些地区也宣称是“无LGBT区”。
在有着大熔炉精神的美国，人们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也加剧了政治化。越来越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极其负面地看待对方。黄循财说：“即使是挽救生命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戴口罩和接种疫苗，也成为政治身份的

标志。连科学也不再能免于政治争论，更别提经济或文化。”
更强调自我渗透各个社会
他认为，部落主义的阴影挥之不去，部分原因是社会过去几十年的演变。“过去几十年，人们更强调自我。所有事都围绕‘我想自由地做我自己’。这一点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最突出，但它其实已渗透各个社会。”
黄循财进一步解释，对自我的关注在许多方面带来了很大进步，但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观察的，当自我意识膨胀，以牺牲社区为代价，个人主义就成了主导精神，人们之间的联系也被削弱。
“这导致孤独和疏离感。当人们感到孤独和疏离时，他们就会重新依赖对我们这个物种而言原始的防御措施，即回归部落。”
互联网也让这些新部落更容易形成和组织起来。黄循财说：“不幸的是，社交媒体的回声室往往意味着这些部落最终会自行选择信息，来支持和强化自己的观点。”
他也强调，部落主义不同于社区。社区是包容联系、是相互关怀。部落主义本质上是排他的，是相互仇恨、是非友即敌。部落认同一旦生根，就很难达成任何妥协。黄循财说：“这是因为，当我们把政治建立在身份上时，任何妥协都是耻辱。每一次的妥协都威胁到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每一次挫折都是对一个人自我意识的挑战。”
“因此，我们得到的结果是螺旋式下降。个人主义和自我利益导致部落形成，每个部落自我封闭，而政治被定义为部落之间的全面战争。”

黄循财：开拓共同空间承诺不动摇 政府当公平中间人 不让任何人受排挤



▲财政部长黄循财呼吁新加坡人避免对其他群体抱持既定印象，并强调每个人首先是新加坡人，而非作为新加坡人不代表必须放弃其他身份。右图为本月月初的国庆节，不同种族的人们在印度街街道穿旗，沾染节日气氛的场景。(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提供/台地摄)

财政部长黄循财说，虽然不一定总能成功确立不同群体在各个课题，尤其是具争议性课题上的共识，但政府会竭力注意不同群体的挑战和需要，制定适宜的政策，并说服社会全体这是公平的前进方式。

政府也必须永远是公平和诚实的中间人，不会让任何群体觉得被忽视或排挤；政府与所有人共同开拓共同空间的承诺也不会动摇。
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座谈会上说，虽然不一定总能成功确立不同群体在各个课题，尤其是具争议性课题上的共识，但政府会竭力注意不同群体的挑战和需要，制定适宜的政策，并说服社会全体这是公平的前进方式。
黄循财说：“我们不会让任



何群体觉得受限制或受歧视。所有人必须感觉到自己是新加坡对话和参与新加坡家庭的一部分，也要感到有希望。”
疫情期间，人们容易把怨气和压力归咎于与自己不同的人，黄循财提醒，扭转疫情疫情局面的同时，应当人与人之间差异造成成长久分化。他勉励新加坡人加倍努力、弥合分歧，加强彼此间的联系。
“政府致力于与所有人开拓共同空间，打造人人能发表观点、人人赋权发动积极改变的社

坚定抵住部落本能 铸就今日新加坡身份 对同性恋群体 社会态度并非一成不变



1964年7月21日，马来组织庆祝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游行至图中所示的芽笼一带时发生骚乱，演变为种族和马来族之间的暴乱，造成36人死亡，约560人受伤。财政部长黄循财说，历史上的经验说明族群冲突有可能在本地上演，我国也必须时时谨慎处理因部落主义延伸的身份政治矛盾。(档案照片)

身份差异形成的挑战对新加坡而言并不陌生。若不是多年来坚定抵住部落主义的本能和情感，有意识地维护维护社会和谐的措施，今日就不会有任何新加坡身份可言。
新加坡由中国、印度、东南亚三个主要亚洲文明合体的族群交织而成，但新加坡并没有这些文明的悠久历史或本土文化来凝聚不同群体。
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座谈会上指出，即使是华、巫、印三个看似稳定的身份群体，在一两个世代前并不稳定。
问起新加坡历史上最惨痛的族群纠纷时，多数人会把1964年的种族暴动，当时的暴动造成36人死亡，约560人受伤。

针对年轻人不再只关注三餐温饱，也重视政治与社会课题，财政部长黄循财说，政府在建构公平社会时，并非只狭隘地局限在民生课题，向来就非常关注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公平。
他举例，这也是政府如何在建国初期制定妇女宪章，保护并推进妇女权益，并将种族与宗教平等写入宪法。
黄循财昨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与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针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后，与新加坡外交部次长王景荣对话时，指出这点。
王景荣观察到，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反映，他们对于政治与社会课题的担忧，应该与过去人们对谋生的担忧一样重要。
对此，黄循财回应说，这是

对同性恋群体 社会态度并非一成不变
黄循财和时王景荣也讨论了本地对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LGBTQ)的态度。黄循财说，人们对这个课题有非常强烈的观点，世界各地如此，新加坡也一样。
“但我要对LGBTQ群体说，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发生变化。我们一直在与不同群体交谈。LGBTQ、宗教团队、年轻人和年长者。你可以明显感觉到，看法和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而不是有解决或担忧的问题。”
他因此强调，对话确实发挥了作用，并非徒劳。“随着这些态度和看法转变，社会将不得不考虑平衡点在哪里。政府也必须考虑怎样的平衡适合社会，以及可能需要调整哪些政策。”
他也认为，在探讨身份课题时，也应顾及区域环境的因素纳入考量。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文妮达教授(Vineta Sinha)指出，对差异的关注可能引发不自在感或困惑，因此应以积极而非消极的角度探讨身份课题。将差异的存在视为自然和正常的，而不是有解决或担忧的问题。
辩论也邀请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执行董事林美英、《少数群体之声》(Minority Voices)网站主编沙瑞什(Shareesh Lesthanthan)和作家黄景全分享各自经历，对不同角度做出回应。